說郛目錄

弓第四十七

行營雜錄 趙葵
江行雜錄 廖瑩中
聞見雜錄 蘇舜欽
養疴漫筆 趙溍
文昌雜錄 陳襄
遂昌雜錄 鄭元祐
宦政雜錄 江萬里

國家圖書館藏

古杭雜錄 李有

錢塘遺事 劉一清

行營雜錄

宋 趙琪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大搜索僧紿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帙網布滿其上而皆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耆去有頃太祖已踐祚矣

太祖潛耀日常與一道士遊開河桑楚楚名自匿遊

池或又曰真無餘劇飲燭[illegible]
寘之間作清微之聲時或一二句隱天風雲下俯大
祖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illegible]詔之謂曰
醉夢豈足憑邪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illegible]
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尊澤徧訪之或[illegible]
中或嵩洛間後十六載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illegible]
駕幸西沼遣士忽醉坐水次水陰下笑揖上曰[illegible]
安善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回[illegible]
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曰久欲見汝決一事[illegible]

壽還得幾多在道士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illegible]
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居後苑[illegible]
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數日忽不見上切切記其
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illegible]
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illegible]
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入
內寢酌酒對飲宦官妾悉屏出但遙見燭影下太
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漏三鼓雪已數寸
上引杜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

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盧者寂無聲

周帝已崩矣

李後主歸朝後每懷故國且念嬪妾散落鬱鬱不自聊嘗作長短句簾外雨潺潺春意將闌羅衾不奈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餉貪歡獨自莫凭闌無限關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意思悽惋不久下世

祥符中封禪事竣宰執對于後殿上曰治平無事久欲與卿等一處閒玩今日可矣遂引羣公及內侍輩人入一小殿多有假山甚高山面有洞上既入乃招羣公從行初覺甚暗數十步則天宇豁然千峰百嶂花流水盡天下之偉觀少焉至一所重樓複閣金碧照耀有一道士貌亦奇古來揖上執禮甚恭亦答之良厚邀上主席上再三遜謝然後坐羣臣拜居道士之次所論皆玄妙之旨而牢醴之屬文華人間所見也鸞鶴舞庭除笙簫振林木至夕乃罷道士送上出門而別曰萬乘之暇無惜與諸公頻見過也復由舊路以歸臣下因以請于上上曰此道家所

不知何術以致之也[illegible]

夏曆三年有李京者爲小官吳羣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過家一日薦其友人於羣臣求爲閑達於朝羣臣卽繳書具奏之京坐貶官未行京妻謁羣臣妻欲見羣臣妻愁不出京妻立廳事召羣臣幹僕語之曰君來雖爲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以爲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祝私事恐爾家以爲疑索火焚之而去[illegible]

王嗣宗守邵王邵舊有狐王廟相傳能爲人禍福[illegible]

時享祀祈禱不敢少怠至不敢道故嗣宗至郡集[illegible]邑獵戶得百餘人以甲兵圍廟薰灌其穴殺百餘狐或云有大白狐從火中逸去其妖遂息後人復爲立廟則寂無靈矣嗣宗後帥長安處士种放者朝廷所尊禮每帥守至輒面數之嗣宗不服以言拒之放責數嗣宗聲色俱厲嗣宗怒以手批其頰先是眞宗有勑書令放有章奏卽附驛欲詣闕卽乘驛放遂乘驛訴於上前上特於嵩山之陽置書院以處之後嗣宗去郡有人贈詩曰終南處士威風滅渭北妖狐窟穴

空闕宗大喜歸告其子孫曰吾死更勿爲碑誌但刻此詩置于墓旁吾其榮矣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隱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讖者云不應此時須成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有太平興國之號

天中祥符六年縣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

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成都法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郫治今趙

春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匿穠葉間見天兵往來投擲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卧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千人傳呼聲頗類將吏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掖籍點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聖朝代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南唐胡則守江州堅壁不下曹翰攻之危急忽有

[illegible]吹尺[illegible]壁城中有詩曰[illegible]
城死不降何似知機早問青蛾[illegible]血滿長江投[illegible]
晒屠殺殆盡謂之洗城
人傳[illegible]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一首名[illegible]
春云紅日遲遲處廊轉影櫳鎖迴西斜彩筆工夫
難狀曉景煙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柰
風過後纔有幾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風[illegible]
官路莊前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痛上清[illegible]
[illegible]趙[illegible]藏書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illegible]

入洛

劉貢父爲中書舍人一日朝會謾大與三衛相鄰[illegible]
諸帥兩人出軍伍有一水晶茶盂傳玩良久一帥曰
不知何物所成瑩潔如此貢父隔幔謂之云諸公[illegible]
不識此乃多年老冰耳

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因登對自陳衣緋已
久乞改章服上曰待別差遣與卿換朕不欲因鞫獄
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入人罪耳

神考嘗問刑公卿曾看歐陽修五代史不對曰臣不

曾存細看但見每篇首必曰嗚呼是豈五代時事事可歎者乎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齎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皆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豬者問何所用牧者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廟沈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洗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慈儉

司馬溫公墜碑賜名清忠仍樹碑紀聖初與唐之際大
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抑斤而擊未盡碑
忽仆碑下而死

東坡在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
荆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令
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
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
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與

詩去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此不臣也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
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
上曰不然自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
者力沮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蓋
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
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
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卞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畫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

求軾墨迹甚鮮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實錄宿
醮筵其主醮道流舞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走其章
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即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道君皇帝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以易數一一中爻
乂一乃御製易運碑刻之延福殿東壁其略曰始業
元基（高宗御字德基）紹興德壽（謂紹興年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

陽九之數（高宗聖壽八十一歲）祖傳甲庚吉（太祖子孫再傳）建炎炎其
盛之勢（建炎午號）奈何五行逆順天地之數非由人致歷
世開易孰善本基庚子辛丑禍起東南（謂方臘）肇動于
文元衝立刼壬寅癸卯（宣和間天下大亂）亦云哀哉甲辰乙
巳（與金攻燕山）丙午丁未（金入寇二帝北狩）內有丙火天下生
靈塗炭至半（是時天下大亂）江表之虞（駕幸江表）莫知何事成虧
己酉（高宗初立）時正災刼（金渡江苗劉內變）庚戌辛亥偏重勢輕
（高宗航海劉豫稱帝于汴）壬子癸丑後成改建（改元紹興）甲寅乙卯立
應豐穰（是年大有）丙辰丁巳朕已何在（徽宗以紹興五年崩）祖宗復

有中興之後（是年孝宗以建國公進封普安郡王復紹太祖之後）云云其後事皆歷驗信乎聖哲先知之明因往推來在天數者果不可逆與

初陳橋兵變太祖整軍從仁和門入建炎南渡御過杭開縣名曰仁和上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遂有定都之意

道教之方盛也一時詔命章表皆指佛爲今無焉其舉其略政和元年四月詔曰朕每溢神默受帝命訂正訛俗閔中孚被金之教盛行而至真之道未

宣和三年十一月詔曰意絕邪風陰邪之氣源流派分使信者以寂滅爲樂豈非陰氣襲而陽魄散邪林靈素凡四五表皆以金爲語如賀神霄降云春金之成群干冊霄之正法如謝駕幸寶籙院聽講大洞經云幸際玉霄之主是膺金闕之風又云金至而華風變又云期銷金之魔而宣和元年道德院方奏金芝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鸞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

其後 [illegible] 起海上滅遼隋中原以金爲國號識金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 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師以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時太史預借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補於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符其讖可深歎哉

監左帑龍舒張宣義嘗言有親戚窪遊西蜀路經藥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旁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云尊官不須驚此人也非鬼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墮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自此每有所需則以手指畫但日以粥灌之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娠後誕一子如常人而首極細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

嘉興精嚴寺大刹也僧造一殿中塑大佛詭言婦人無子者祈禱于此獨寢一宵即有子殿門令其家人自封鎖蓋僧於房中穴地道直透佛腹穿頂而出夜與婦人合婦人驚問則云我是佛州人之婦多隋其

術次日不敢言有仕族妻亦往來闕中夜僧忽造前
既不能免即嚙其鼻僧去翌日其家遣人遍於寺中
物色見一僧臥病以被韜面揭而視之鼻果有傷
捕闕官時韓彥古子師爲郡將流其僧廢其寺

豐有俊宇宅之四明人登青樓偶見小倡疑故人女
累日之女亦悟洒罷留宿女善遇良久乃入曰豐官
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豐曰某所以留者以坐間
不敢問也且各瘕必有以處汝娼遂退豐與京尹有
契明日以白尹且云某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

嫁之尹嘉其誼即取入府厚奩具擇良士嫁焉尹
即王宣子佐也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鄰價成作詩曰自歎
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他
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見詩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
其直鄉人嘉其誼

有夫出外而妻獨居者忽夜半見一道人從空而下
逼與爲淫婦入室取刀爲誓曰汝若逼我有死而已
相持至曉乃一喫菜事魔人也信哉邪之不可干正

也如此

馬裕齋知處州禁民捕蛙有一村民犯禁乃將冬瓜切作蓋刳空其腹實蛙于中黎明持入城爲門卒所捕械至于庭公心恠之問曰汝何時捕此蛙答曰夜半有知者否曰唯妻知公追其妻詰之乃妻與人通俾妻教夫如此又先往語門卒以收捕意欲陷夫於罪而據其妻也公窮究其罪遂寘妻并姦夫於法

初隆祐太后升遐朝廷欲建山陵大臣謂諸帝陵寢今在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遂卜吉於會稽民間冢墓附近者往往他徙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密勑無輒壞民墓其愛物之心一至於此文王澤及枯骨未足多也

有士人貧甚夜則露香祈天益久不懈一夕忽聞空中語曰帝閔汝誠使我問汝所欲士答曰某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麤足逍遥山水間以終其身足矣空中大笑曰此上界神仙之樂何可易得若求富貴則可矣予因歷數古人極貴念歸而終不遂者皆是蓋清樂天所靳惜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歐公甥女適夫張氏夫死携孤女歸父家嫁公族子晟晟之官至宿州赴郡宴歸而失其舟至京師捕得之開封府勘乃稍人與晟妾通妻知而欲殺之反爲妾所誘併與稍人通府尹承寇路風旨令張氏引公以自解獄奏仁宗大駭遣中使王昭明監勘而張氏反異公遂得明白猶坐以張氏贓具買田作歐陽氏名出知滁州

松陽縣民有被毆經縣驗傷翊日引驗了無瘢痕牽牲而詰之乃仇家使人要歸飲以蕪麻油灌臥之其燒地上覺而疼腫盡消又有　中創血如箭出醫者以炒原蠶蛾末傅之立愈又云前方亦治跌撲後方大治金瘡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審院編修

紹興中金人遣其祕書監劉陶來聘因問岳飛以何

罪而死館伴者無以對但曰意欲謀叛爲部將所告
以抵誅陶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所至紀
律甚嚴秋毫無犯所謂項羽有大范增而不能用虜
以爲我擒如飛者其亦江南之范增乎館伴者默不
能對秦檜聞之約束勿奏俄以不職貶其人

行都崇新門外鹿花寺乃殿帥楊存中郡王特建以
處北地流寓僧一歲元宵側近營婦連夜入寺觀燈
有殿司將官妻同一女往觀乃爲數僧引入房中置
酒盛饌逼令其醉遂留宿於幽室遽殺母而留女

不放哀及半年三僧盡出其房窗外乃是野地女因
窺窗見一卒在地打草呼近窗下備語前事可急往
某寨某將家報知速來取我卒如言往報將官即告
楊帥帥令人告報本寺云來日郡王自齋合寺僧行
人力本府自遣廚子排齋至是坐定每二卒檢下一
僧合寺僧行人力盡縛之又令百餘卒破其寺衆僧
此女見父號慟遂鄉三人王首送所屬依法施行而
毀其寺逐去諸髡

江行雜錄

宋 廖瑩中

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玄宗詣太清宮有龍見于嚴之東梁玄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和政公主肅宗第三女也降柳渾肅宗宴于宮中女優有弄假官戲其綠衣秉簡者謂之參軍樁天寶末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亾使隸樂工是日遂

爲假官之長所謂樁者及侍宴皆笑樂公主獨俛首
顰目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
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也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
尊之座果冤横又豈恐使妻與羣優雜處爲笑謔之
具哉妾雖至愚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遂罷戲而免
阿布思之妻由是賢重公主

令狐文公除守兖州州境方旱米價甚高公至首問
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
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
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畜物價乃平人心欣然

賈躭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桑國師占師曰爾牛
在賈相公帽筒中叟迎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
揲蓍作卦曰爾牛在安國觀之門後大槐鵲巢中便
往探視見旁有人繫牛乃獲盜牛者

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
以街子數輩潛隨護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
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德皆
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慙服

杜牧之阿房宮賦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陸修作長城賦云千城絕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修
輩行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又祖長城句法矣牧之
云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髻也渭流漲
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
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盛言秦之奢侈楊敬
之作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由千畝矣見若環堵戚
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蛭臺九層矣
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咸陽矣華山賦杜
徒佑已常稱之牧之乃佑孫亦是倣敵之所作信矣
文章以不蹈襲爲難也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江之
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信往觀之遂櫂小舟直至
江所乃釣船也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親信
乃携鯉而來既登樓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
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而鱗爪鬚爪
悉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中及相國
薨鏡亦亡去

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勝其於
權道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於法者必問
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籍雖門施行馬庭
列鳧鍾而尋繹未嘗稍倦於永寧里第別構書齋每
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因請假將入齋
惟所擾卑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花鴨連銜公衣却
衍叱去復至既入閤花鳥仰視吠轉急公亦疑之乃
匣中拔千金劒按於膝上向空祝之曰若有異類陰
物可出相見吾乃大丈夫豈懾於鬼輩而相迫邪言
訖欻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衆髮衣赤褐衣色黯
黝瘦頓首連拜惟曰死罪公止之且詢其姓名何鄉
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或有厚賂龜壽令不利於
公龜壽上感鈞化復爲花鴨所驚形不能匿令公若
貸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
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隸之明日且有婦人至
第門服裝卑急曳履而抱持襁嬰請於閤曰幸爲可
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且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
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止及公薨龜壽晝室亡去

白樂天詩云倦倚繡牀愁不動幾垂簾幕看飛絮
陽春盡無消息夜合花開日又西好事者化焉

圖

梁太祖統四鎮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
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遂勑太祖改
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其不可也近臣
亦奏上方悔焉勑命既行追之莫及後梁篡大位是
時四方天下其在中心賜名之應也

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今考王恭簡續成詩
集記纔二十八首盡筆於此庶眞實了然五雲樓閣
鳳城間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
子坐崑山會眞廣殿約宮墻樓閣相扶接太陽靜甃
玉堦橫水岸御爐香燕撲龍牀龍池九曲遠相通楊
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春景畫船來去碧波中
東內斜將紫禁通龍池鳳苑夾城中曉鐘聲斷嚴妝
罷院院紗牕誨日紅殿名新立號重光島上池臺盡
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內鎖牙牀安排諸院
接行廊水鑑周回十里强青錦地衣紅繡毯盡鋪龍

腦鬱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停日
中官祗候處滿堤紅豔立春風厨船進食簇時新作
坐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素膾隔花催喚打魚人
立春日進內園花紅蕊輕輕嫩淺霞跪到玉堦猶帶
露一時宣賜與宮娃三面宮牆近夾墻苑中池水自
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旋見亭臺繞岸傍離宮別院
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
有按歌聲御製新翻曲子成六宮纔唱未知名盡將
歌樂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紅樹剔青苔宣
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綠波寬似海水心樓殿勝蓬萊
太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墻面浸池諸院各分娘子
位羊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往龍池掃地焚香日
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宮詩才人出入
每相隨筆硯將來繞曲池張向綠牋書大字忽防御
史寫新詩六宮官職總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
四司分六局御前頻見錯相呼春風一面晚妝成偷
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監遙覷見故將紅豆打黃鶯
梨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携來候燕遊旋把銀笙先按

拍海棠花下合樂州殿前排燕賞花開宮女
數回斜望花開遶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巷
曲池頭宜喚動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皆教
動立浮油供奉頭籌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
酌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總纖腰
學乘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纔回拋鞚抱鞍
自教宮娥學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
認遍遍長贏第一籌翔鸞閣外夕陽大樹影花光
接連望見內家來在處水門斜過卷樓船內人追
來遶時驚起沙鷗兩岸蘭棹把來齊拍水並船
劃濕羅衣新秋女伴相逢卷畫船飛別浦中旋
荷花伴歌舞夕陽斜滿衣紅月頭支給買花錢
殿宮娥盡十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急過御牀前
周恭帝幼冲軍政多決於韓通通愚愎太祖美資
度量多智略屢立戰功由是將士皆愛服歸心焉
將北征京師民間謠言出軍之日當立點檢為天子
富室或挈家逃匿於外州獨宮中不之知太祖懼
以告家人曰外間訩訩如此將若之何太祖妹

氏長公主方在厨引麵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自決胸懷乃來家間恐怖婦女何爲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太祖即位奬丹北兵皆退

京都中下之戶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劇雜人拆洗人茶童棋童厨娘等級不不奈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家不可川以寶祐丁巳參闕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婺人名其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澹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祠居里使嬖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晚膳出京都厨娘調羹極可口適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託以物色費不屑較未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廣

第有容藝能算能書且夕進以請直不句月進[illegible]
愁五里頭時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illegible]
楷歷敘慶幸即日伏事左右來乞以四轎接取慶[illegible]
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
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紅裙翠裳參視左右乃退[illegible]
大過所望少選親朋皆議舉杯爲賀廚娘廚娘遽至
使廚請曰未可展會明日且是常食五杯五分廚娘
請食品菜品貴欠出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合
菜品第一爲葱韲餘皆易辦者廚與謹奉皆教舉[illegible]

硯具物料內羊頭僉五分各用羊頭十個葱韲五[illegible]
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示以
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廚師告物料齊廚
娘發行匳取鍋銚盂勺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
燿燦燿自皆白金所爲大約計該五七十兩至如刀
砧雜器亦一一精緻傍觀嘖嘖廚娘更圍襖圍裙銀
索攀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切徐起取抹批臠慣熟
條理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也漉置几上剔
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

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厨娘笑曰若輩真狗子也衆
雖怒無語以荅其治蔥韮也取蔥微微過沸湯悉去
鬚葉視楪之大小分寸而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條
心之似韮黄者以淡酒醯浸漬餘棄置了不惜凡所
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箸
無羸餘相顧稱好既撤席厨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
厨萬幸自意須照例守方遲難厨娘曰豈非待檢例
邪探囊取數幅紙以獻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
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絹帛或至百疋錢
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拘者守破慳勉强私竊喟歎曰
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厨娘不宜
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温公之仕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
縣從學者十許人講書用一大竹筒筯内貯竹簽上
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即抽簽令講講不通則微責
責之公每五日作一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
而已公先隴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
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盞

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真板土盞啜土匙也公亭之
如太牢既畢復前跪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
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公即取紙筆書庶人
章講之既已復前白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
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
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父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
曾難倒思馬端明公聞之不介意
建炎巳酉秋杭州淸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涌血須臾
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人即斬竹園也紹
興八年冬杭州地涌血者三最後流入于河腥不可
聞
有稱書興野人和東坡念奴嬌詞題吳江橋上車駕
巡浙江表過而覩之詔物色其人不復見矣詞云炎
精中否歎人材委靡都無英物 楊[illegible] 長驅三犯關誰
付長城堅壁萬國奔騰兩宮幽陷此恨何時雪草廬
三顧豈無高臥賢傑天心眷我中興吾皇神武躋曾
孫周發河嶽封疆俱効順狂 曾須灰滅翠羽南巡
扣閽無語徒有衝冠髮孤忠耿耿劒鋒冷浸秋月

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輒出雖八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會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

徽宗北狩四太子請王婉容爲粘罕子婦上遣之因好事新主及行大哭曰何忍以一身事兩主就與出以匕刀自刎太子曰南宋大臣未有如此者擇地之至碑曰貞婦冢

光堯聖壽太上皇帝當內修外攘之際光以文德遠至於宸章賡藻日星昭垂者非一紹興二十八年將郊祀有司以太常樂章篇序失次文義弗協請準眞宗仁宗朝故事親製祭享樂章詔從之自郊社宗廟原廟等共十有四章肆筆而成賡思雅正宸文奫聽所謂大哉王言也至於一時閒適寓景而作則有漁父辭十五章又淸新簡遠備騷雅之體其辭有曰薄晚煙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纔逢花過天涯水底閒雲片段飛又曰青草開時已過雨紫蘭晚處

淚痕圓竹葉酒柳花疑有意沈鄉[illegible]
微影湛虛明小笠輕蓑未易精明鏡裝成故生向[illegible]
飛來空外聲辭不能盡載觀此數篇雖古之[illegible]人
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illegible]
以香燭花果楮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illegible]
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唏噓不已少頃復寐[illegible]
不起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illegible]
乍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illegible]

者聞見雜錄

宋 蘇舜欽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衛節執諸樞府樞相[illegible]
朴曰太尉軍制殿立庭臣無廻避禮後太祖每曰安
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參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參
殿上曰朕日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
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淚痕圓竹裏沈香金粟輕篆本易晴明鏡裏夜來生白髮
微影淨虛明小笠輕蓑本易晴明鏡裏夜來生白髮
飛來空外聲聲不能盡意觀此數篇雖古之騷人詞
客老於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企及
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齋生熟寐與衆戲
以香燭花果錢之類設供於臥榻前而潛伺之寢
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邪因嘘唏不已少頃復寐久
不起視之乃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相與秘之斯人豈
[illegible]覺見此神魂驚散遂不復還體也邪事有不可知

聞見雜錄

宋 濂舜欽

太祖爲殿前都點檢有殿直衝節執諸樞府樞初王
朴曰太尉軍制殿直庭臣無廻避禮後太祖每門者
得如王朴者相之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
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遣中使
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也
慈聖光獻皇后養女尤觀音得幸仁宗溫成患之

日歲大旱仁宗祈雨甚切至禁臂香以禱宮人內侍
皆然祈雨之術備盡天意弗荅上心憂懼溫成養母
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威動六宮時相認之以爲其
姑乃陰謂丞相請出宮人以弭災變上從之溫成乃
曰上非出所親厚者莫能感天意首出其養女以率
六宮范氏遂被出而雨未至上問臺官李東之曰能
捌免議未行耳是夕鎖院賈氏營救不獲時相從王
部侍郎拜武鎮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北
京兩遂霑

先公爲諫官論王德用進女口仁宗初詰之曰此宮
禁事卿何從知先公曰臣職在風聞有之則陛下當
改無之則爲妄傳何至詰其從來也仁宗笑曰朕直
宗子卿王某子與他人不同自有世契德用所進女
口實有之在朕左右亦其親近且留之如何先公曰
若在疏遠雖留可也臣之所論正恐親近仁宗色動
呼近璫曰王德用所進女口各支錢三百頭即令令
出內東門了急來遂涕下先公曰陛下既以臣奏爲
然亦不須如此之遽且入禁中徐遣之上曰朕雖爲

帝王然人情同耳苟見其涕泣不忍出則悲戚亦不能出之卿且留此以待報先公曰陛下從諫古之哲王所未有天下社稷幸甚久之中使奏宮女已出門矣上復動容而起

李和文都尉好士一日召從官呼左右軍官妓置會夜午臺官論之楊文公以告先公不荅退以紅箋書小詩以遺和文且以不得預會爲恨明日眞宗出童疏先公曰臣嘗知之亦遺其詩恨不得往也太平無象此其象乎上意遂釋

晉公嘗忌楊文公一日詣晉公既拜而髯拂地晉公曰內翰拜時鬚撇地楊起視其仰塵曰相公坐處

蔡襲天時人稱其敏而有理

太祖一日幸後苑賞牡丹召宮妃將置酒得幸者以疾辭再召復不至上乃親折一枝過其舍而簪于髻上上還輒取花擲地上顧之曰我辛勤得天下乃欲以一婦人敗之邪即引佩刀截其臂而去

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固辭上復勸之太宗顧庭中曰金

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觴數巡
殺之再拜而泣抱太祖足曰陛下方得天下宜爲社
稷自重而上飲射如故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訝
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
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要
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
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即曰我同
敖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尋
前至崖間即數其罪僕倉皇問以刃揮墜崖中歸告
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即位方鎮多偃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
召諸方鎮授以弓劒人馳一騎與之秋出固子門大
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
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
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
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
今後毋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李文靖端默寡言堂下花檻傾地經歲不開衆人
目語之文靖不荅累以爲言文靖曰豈以此故動吾
一念哉亦不之問
廣東老媼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篋中
夜轍飛去及曉復還媼懼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
光燭天隣里驚之以爲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
珠也明日納于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
大如彈丸狀如水精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
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金州道左有石洞入洞十里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八
手捲扉外又有白石龍一條觀者必秉燭而入有蝙
蝠即旋去之每旱必往祈請及出洞門必有書字起
雨之多少商人或過洞外必森然心動莫不加檢
夔吹將至灩澦堆峽左巖上有題聖泉二字泉上有
太石謂之洞石而初無泉也過者擊石大呼則水自
石下出予嘗往焚香俾舟人擊而呼之曰山神土地
人渴矣久之不報一卒無室家復大呼曰龍王薦姙
渴矣隨聲水注時正月雪下其水如湯或曰夏則如

林凡野者必以千歲別以龍王而呼之水舟是出矣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郊構亭花側榜曰
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
年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

長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于道邂逅過
之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
夢告其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
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
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

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
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
來但減筭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太宗即位以太祖諸子並稱皇子嘗曰猶我子也何
有分別其後皇族遂不以疏密尊卑皆加皇字故有
皇兄之類非典故也予丞宗正嘗建言乞如春秋之
制各冠其父祖所封國曰王子公孫皇字惟皇子得
稱焉時相呂申公喻太常少卿梁燾阻格不行宗正
寺玉牒仙源類譜皇屬籍自慶曆八年張文定以翰

林學士爲宗正寺修玉牒官修進之後至元祐元年凡四十五年玉牒官皆一時名人宗次道輩是也未嘗成書神宗朝官制行分隸宗正寺至予爲丞方纔明修完其間最難取會者宮禁中事與皇族女夫官位耳蓋慶曆前皇族女尚少至元祐間不下萬員予請於朝宮禁事乞會內侍省御藥院皇族女夫附于屬籍不必書其官但書某人可也朝旨從之遂獲成書然玉諜事迹皆取三省樞密院時政記與日曆修著其禁甚嚴元祐末遂令史院官修撰送宗正寺繳蓋丞失其人非典故與官制也自予罷丞今十餘年不聞復進書矣國書嚴奉未有如玉牒者祖宗以來用金花白羅紙金花紅羅縹黃金軸神宗時詔爲黃金梵策以軸大難披閱也予進神宗玉牒始用此制又以黃金爲匣鎖鑰皆黃金也進畢奉安於太廟南宗正寺玉牒殿予初自報正官乞修寺書自司馬丞相呂丞相而下無一人知此典制者皆曰玉牒用玉簡刊刻如冊者也其玉牒典制尚不悉知書之虛亦宜矣

宋 趙濟

靖康之變時原爲北地當時高人勝士亡沒者不少紹興庚申辛酉河南關陝暫復有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鼙鼓轟轟聲徹天一原廬井半蕭然數花不管興亡事妝點春光似去年又云渭平沙淺鴈來棲渭漲沙移鴈不歸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淚霑衣

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祕無奠曰養心莫善於寡

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矣所養乎竟莫能治學年
而卒就飲通身透明將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
晶自昔醫書不載此疾之症一[illegible]
翟欽甫者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偶至衆不之識俾
賦清菴詩欽甫故拙起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拍
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
廣寒宮裏琴三弄白玉樓頭笛一聲金井玉壺秋水
令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
自行衆愧謝延之上坐

嘉泰間內臣李大謙於行都九里松玉泉寺側建功
德寺役工數內有滁匠張兼者天台人偶春夜出寺
陽於道中遇一老嫗挽入小門牆中以手捫壁壁[illegible]
而行但覺是布幙轉經數曲至一室中使就物坐[illegible]
嫗乃去繼有一尼携燈至又見四壁皆有青紗帳[illegible]
遮護終不知是何地此尼又引經數曲及至一室[illegible]
燭酒殽器皿一一畢備俱非中下人家所有張見者
驚異亦不敢問其所以且疑且喜尼往堰時復至後
有一婦人隨來容美非常惟不冠飾張殊畏懼尼遂

使坐遂召前婢命酒殺雞烹此婢人更不一語尼去已晚矣張但懇尼云匠者無錢尼終不顧遂令執燈尼執燈扃戶而去張屢詢所來及姓名而婢人竟無一語疑爲精疾至鐘動尼復至啓鎖與張起出前入輝引出亦摸布壁行覺至一門并先來所經此處出街可至役所張如夢寐中行至一街道歸能識所二里許後循路歸其董役者責之及問此事役人徧訪終不得其原所入門域衆皆謂遇見物而有人匠云固寵借種耳

建隆中曹彬潘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二公先見潘設拜潘答之次見曹設拜曹使人問詰之曰介冑在身拜不及答識者善之二公先登舟召煜飲茶船前獨設一木脚道煜嚮之國主儀衛甚盛一旦獨登舟徘徊不能進曹命左右掖而登焉既入啜曹謂李歸辦裝詰旦會于此同赴京師未曉如期而赴焉潘始甚惑之曰詎可放歸曹曰適來獨木版尚不能前畏死甚也既許其生赴中國矣焉能取死衆皆服其識量

太祖一日小宴顧李煜曰聞卿能詩可舉一首煜曰
久之乃舉詠扇詩云揖讓月在手動搖風滿懷大王
曰滿懷之風何足尚侍臣莫不喫服

大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纔三四尺
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月餘忽不見
數日復至亦不知其來往之迹牀頭有一柳箱可長
餘封鎖甚密人未嘗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或
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回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
一日醉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牀頭取封鎖柳箱開

之其中止有一小鐵篦乎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
回矣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竹
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惟會稽頗多
人呼爲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
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
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
勁可以爲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爲桶者其徑
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illegible]

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意雜錄有異竹[illegible]
二百餘尺玉篇云篣竹可爲舟但未親見耳云貴州
之[illegible]
陳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illegible]
小橋三躍而馬三却同甫怒拔劒揮馬首推焉什[illegible]
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望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illegible]
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illegible]
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
利害南之可以弁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弁南者[illegible]

且言錢唐非帝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沈
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
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
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illegible]
軒如數與之[illegible]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輝僧相隨見飛來峰問輝[illegible]
既飛來如何不飛去對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
像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經問曰念期甚曰
求人不如求已孝宗大喜

本朝四帝亦有吉符真宗即來和天書出楊億之徒
紀載諸國史祥符崇尚道教建立宮觀事尚祥瑞王
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丁謂獻芝草三萬
七千餘本獨孫奭不然其事真宗久無嗣期方士陳
章至上帝所有赤脚大仙微笑上帝即遣大仙爲嗣
大仙辭之帝曰當遣箇好人去相輔贊在宗在禁中
未嘗鞋惟坐殿方御鞋襪下扆即去之徽宗即江南
李主神祖幸秘書省聞江南李主供見其人物雖
再三歎訝而徽宗生生特夢李主亦謂所以文采風
流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眞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
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如
鄭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
夢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今都錢唐
百有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　門志載宣和間
禁中有物曰猵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
夜有聲如雷禁中人皆云猵來諸閣皆扃戶猵崩亦
避之甚至登亢金坐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壓以手
撫之亦溫暖號則自榻滾下而去問知所在後宮皆

嬪夢中有與同寢者即覺[illegible]
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也
紹興初楊存中在建康有雙勝交環謂之二勝環環
兩宮北還之意因得美玉琢成帽環進高廟曰尚御
冕偶有一伶人者在傍高宗指環示之此環楊大尉
進來名二勝環伶人接奏云可惜二勝環且教在腦
後高宗亦爲之改色此所謂執藝事以諫也
玉麟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麟宅旁溝中漉
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曬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illegible]
麟宅骨肉絕食此僧即用所積乾飯復用水漉[illegible]
送入麟宅老幼賴之無饑
真定大曆寺有藏雖小精巧裁縫皆唐宮人所[illegible]
是題名氏極可觀佛龕上有一匣藉匣古錦[illegible]
開元賜藏經勅書及會昌間賜見拆殿勅書有[illegible]
匣藏經一卷字體尤婉麗其後題曰善女人楊[illegible]
大唐皇帝李三郎書
士之窮通出處蓋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元稹[illegible]
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illegible]

持與方叔值方叔出[illegible]
三子曰持曰援者來取[illegible]
一篇二章驚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備不得如爲一
章所竊悵惘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illegible]
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必方叔也乃[illegible]
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illegible]
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方叔親之乃爲敝修[illegible]
谷亦與坡文曰可貢內[illegible]得人此乃僕宰泰和時一
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illegible]

恨作詩送其歸所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
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
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虛
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
以發身而予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illegible]
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illegible]
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太宗倫知貢舉
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illegible]
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方以書納其胥會于[illegible]

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于中可用三古字以爲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貢舉搜易卷中果有冒于用三古字者遂竟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必足下輕各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于他人玉山終不釋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問之曰老兄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陽步廡下見室下一棺塵埃漶漫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者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瘞之因相與默然是夜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去頭場冒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列第一

列近已往寺中瘞其女矣玉山[illegible]

臨安中尾在御街上士大夫必趨之地其傍[illegible]

聚焉凡挾術者易得厚祿而延年數十年間術之術者多不驗惟後進者術皆奇中有老於談命者下問後進汝今之術即我向之術何汝驗我若何不驗後進者云向年士大夫之命占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今日士大夫之命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爲監司郡守閫帥者日以殺人爲事邪老師歎服

狒狒讚曰狒狒牲萌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掩其目終亦號跳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

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羽千斤既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輒笑笑則下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爲朱纓血可染衣

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捉捉置

馴

凡人溺死者及服金屑未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

耳暴聾者用全蝎去毒爲末酒調滴耳中聞水聲即聾愈　枸杞子榨油點燈觀書能益目力　金瘡刀

斧傷用鵝殼大棗研爲末傅之立效

骨傅亦驗　喉痺并乳鵝殺模衣風毛燒灰入

霜梅肉煑酒各少許和再研細布絞計鵝毛用

隨手吐痰即消　癰疽惡瘡初腫起當歸大黃末

瓦治爲細末生鷺鷥膝擂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

毒聚作小頭即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

不可收也

新昌徐氏婦病產有名醫陸某在二百里外與致

及門婦已死但胷膈間猶微熱陸入診之良久曰

是因血傷血枯氣十斤則病治十斤則病治

人大驚責之候湯沸進以三木瓜湯千中立

婦人飲其上湯氣微復進之有頃婦人物

蘇

四明延慶寺一僧自頂至踵平分寒熱醫藥

一道人曰此生偏膊毒也藥之一夕而愈

骨傷用犬涎敷芒用鵝涎無弗愈者皆以

孝宗嘗患痢泉醫不効德壽聚之遍方

建中秋詢之曰次能治痢者皆用

問得病之由語以金[illegible]
此冷痢也其法用新采[illegible]
法將細酒調數服即愈[illegible]壽大喜就以將藥合并[illegible]
[illegible]之至今呼爲金并曰嚴防禦家可謂不世之[illegible]
病瘰生赤瘴者取田螺一枚去掩以黃連末[illegible]
于露中曬取則肉化爲水以之滴目赤瘴自消
治嗽方甚多余得一方甚簡但用香橼去核搗切[illegible]
細片以時酒同入砂瓶內煮令熟烟自昏至五更[illegible]
後用密封勿令蒸烟出瓶中喚起用匙挑黑甚効夫[illegible]

學錄云少時苦嗽百藥不療或教用向南桑桑條一
束每條寸折內鍋中太約用水五碗煎至一碗於虛
暑中遇渴飲之服一月而愈
象山縣有村民患水腫者以爲鬼禍訊之卜者卜者
授之方用田螺大蒜車前草和研爲膏作大餅覆臍
上水從便出數日遂愈

文昌雜錄

宋 陳襄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授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歲即成真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晝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餳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後知餳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

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飼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屋中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作湯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罅中半日許入鉢乃不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易末爾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令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員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嗄嗄雌黃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石曼卿善豪飲與布衣劉潛爲友嘗通判海州劉潛來訪之曼卿與劇飲中夜酒欲竭顧船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至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飲于木杪謂之巢飲以薄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其狂縱大率

如此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酒灑口中呼爲臥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未仙者所蛻山靈護之不欲人之褻慢邪

閩嶺巳南多木綿土人競植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鵞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正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幙損幣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巳上紫褶五品巳上緋褶通用細綾七品巳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韠爲紬音扇引急也帛爲褶褶袷也鄭云韠爲紬有衣裳而裏者也

帛爲裙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縵之纓服有襦裙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隋制纘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祠制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幘二人緗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音橫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喤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喤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柳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粥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田因井爲市故

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北　謂住坐處曰捺鉢四時皆然如春捺鉢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儀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莫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即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爾

司馬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

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公作高巷以爲戲
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
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
作地室常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
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
本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
以上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爲留之高麗
本箕子之國其知禮如此

梁灝八十二歲雍熙二年狀元及第其謝啓云白首
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
秘書監年九十餘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姊悍殘忍時號六虎就中五
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
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擊扑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
怒曰何鬼敢爾命開戶移榻於中庭持刃獨寢徹旦
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守宮其形大槩類蜥蜴足短而加濶亦有金色者秦

始皇時有人進之云能守鑰人不敢窺發鑰故名之曰守宮由此也又云致于宮中宮人之有異志者即吐血汚其衣或曰以守宮繫宮人臂守宮吐血汚臂者有淫心也秦皇則殺之

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尚在其制如佛寺所繫響石而甚大可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有款志但漫剝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如今之撾登聞鼓也所以肺形者便於垂又肺主聲聲所以達其冤也

張昇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經數日不歸久有人報萊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命屬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衆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衆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夫婦人與其謀

漁家以猢猻毛置之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如人之見錦繡也今有見人於江湖溪沼間垂釣布網者但至心默倒誦揭諦呪一七遍則可使終日無獲

湘潭間有李道人常持此咒以濟物命後爲蠱毒仇乃越境而遁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自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夜藏飲食器中覆之不密鼠聞其氣欲盜食而不可得則環器而走涎滴器中食之者得黃疾通身如蟲鍼藥所不能療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爲字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侍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爲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閤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鄭

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撥亂
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
朝衆寮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遂昌雜錄

元 鄭元祐

高昌廉公諱希貢字端父由按察僉事累任廉使後
以薊國公致仕公嘗出其兄平章公諱希憲像而白
皙如滿月冠巾團領袍手執孟子公嘗言先兄禮賢
下士如不及方爲中書平章時江南劉整以尊官來
見先兄毅然不命之坐劉去宋諸生藍縷冠衣袖詩
請見先兄亟延入坐語稽經紬史飲食勢苦如平生
驩既罷其等兄弟請於先兄曰劉整貴官也而兄簡

薄之宋諸生寒士也而見加遷擢[illegible]
敢問公曰此非汝輩所知我國家大臣[illegible]
天下輕重劉整官雖尊貴背其國以叛者若夫宋諸
生與彼何罪而羈囚之況今國家起朔漠我於斯[illegible]
不加厚則儒術由此衰熄矣
宋亡故官并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illegible]
其一也其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國家[illegible]
其內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承
相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illegible]
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illegible]
裕無他望一日仁廟顧爲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
答曰母已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
乎張曰老父既寄迹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愀然召
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
即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頭
痛重若爲物所壓日重一日制贈金紫光祿大夫司
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
物等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燕犒于

其家北使臣至頸痛重殆不勝使臣[illegible]
費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示之始驚顧[illegible]
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編氏賈平章耳不[illegible]
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官貴祿信有命彼[illegible]
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余年三十許時識一老僧於吳江洲渚上僧命人[illegible]
時已年七十餘爲余言伯顏丞相先鋒兵至吳是[illegible]
大寒雨雪老僧者時爲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往
山老僧某令其覘兵勢且將自刎行童震慄遠望[illegible]
以鉄檛中坐者以手招行童童莫敢前且令軍士
召之將至戒以無恐既至召令前問住山某和尚[illegible]
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童大驚且戒令先往首座[illegible]
致意首座僧大驚而銀檛中坐者已至房作禮[illegible]
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時知命子寺前賣卜者
也嘗宿上房踰半年已而借至方丈拜主僧主僧借
愕漫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撫也今日尚何言即
命大鍋煑粥啗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
吳語誦榜文曉諭百姓於此始知尤公撫縣江南凡

八年至以龍虎山張天師符籙取驗於世祖皇帝天
尤公久於江南採謀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時江
淮省改江浙省自維揚遷錢塘尤公因陞平章郡有
天慶觀即今玄妙觀杭高士褚雪巘先生諱師秀自
宋以清苦節行聞一日尤公單騎從一童至天慶方
丈觀主王官轄者尚不知爲平章尤公乃自言觀主
人驚尤公曰我欲一拜褚高士耳觀主謂主人孤僅
士宰相何取而欲見之尤公意彌堅觀主扣房門高
士方讀書聞扣戶聲問爲誰觀主以姓名對高
引首不游廊管轄何爲至此觀主以山門急切事
之乃啓戶觀主言平章請見高士拒之曰某自來不
識時貴人而平章顧已拜於地意欲高士延坐其室
即鎮戶偕行廊廡間平章卑仰敬之愈甚至雲堂前
語平章曰三年前有閩州王高士嘗留此某則非其
人也因長揖竟出尤公顧瞻嗟咨曰是眞一世之高
士公每出見杭士女出遊仍效都遺風前後維沓公
必停輿或駐馬戒飭之曰汝輩尚瞢瞢睡耶今日非
南朝矣勤儉力作尚慮不能供繇役而猶若是惰遊

乎時三學諸生困甚公曲必應呼曰平章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秀才也從者叱之公必使之前以大囊貯中統小鈔探囊撮予之遂建言以學校養士從公始

宋僧溫日觀居葛嶺瑪瑙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萄多贋其眞者枝葉鬚梗皆草書法也酷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一濡唇焉輒憤詈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父愛之溫時至其家抱軒前支離叟或歌或哭每索湯浴鮮于公必躬爲進藻豆其法中所謂散聖者其人也支離叟即伯機家所種秫也

宋巨璫李太尉者宋亡爲道士號梅溪元祐童時嘗侍其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獨記其過葫蘆井揮涕曰是蓋宋時先朝位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宋家法之嚴如此他則童騃不能也

宋京畿各郡門有激賞庫郡有慈幼局遇盜發郡守開庫募士故盜不旋踵擒獲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部來取於局歲侵子女多入慈幼局

道無拋棄子女信手其爲[illegible]
雖小惠然無甚貧者[illegible]
故老言賈相當國時內後門火飛報已至寡[illegible]賈[illegible]
火近太廟乃來報言竟後至者曰火已近太廟賈[illegible]
兩人小肩輿四力士以鍵劒護轎里許即易轎人[illegible]
忽至太廟臨安府已爲具賞犒募勇士樹旱[illegible]到[illegible]
手皆立具於呼吸間賈下令肅然不過曰火到太[illegible]
斬殿帥令甫下火沿太廟入風雨嚴前卒肩一卒[illegible]
上斬入風板落火即止登驗姓名轉十官就給[illegible]

賞之賈才局若此類亦可喜傳景文云

宋太學生東嘉林景曦字霽山當楊總統發諸陵[illegible]
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杖夾遇物即以夾投
籮中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賄西僧云自餘
不敢望收得高宗孝宗骨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illegible]
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
作十首其一絕曰一杯米糱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
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
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鳥啼不[illegible]

真帖落誰家又圖橋山弓劍來成灰霆雷來稱一聲
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悲
怨則忘之葬後於宋常朝殿前掘冬青樹一株植於
兩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
時一日腸力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
移來此種非人間會識萬年觴底月後忘之又一首
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山石裂關其
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士也已
梁溪王文友諱仁輔克苦讀書里人倪文光諱照
著延之以教其兩弟曰子瑛曰元鎮居久之文光
而子瑛駿元鎮出應門戶不勝州郡之朘剝也貲
遂耗減已而子瑛卒家中乾元鎮刓無作有以濟用
友會文友卒元鎮買油杉棺葬之芙蓉峯傍葬之日
梁溪士友皆至葬文友後元鎮窘於詩求顧未有能
振之者
閶人鄭所南先生諱思肖宋有國時其上世仕於吳
宋亡遂客吳下聞其有田數十畝寄之城南報國寺
以田歲入寺爲祠其祖禰遇諱必大慟祠下而先生

併館穀於寺焉先生自來吉矣不與世交接於其
朋坐間見諸音異者輒引起人知其孤特故亦不別
爲異其上世本業儒而先生於佛老教則喜之平日
喜畫蘭疎花簡葉不求甚工其所自賦詩以題蘭皆
儉異詭特蓋以攄其憤懣云吳人好事者爲板刊其
所謂錦錢集者行於世若先生在周爲頑民在殷爲
義士蓋不易窺其涯涘云

鄧中齋先生諱剡字光薦宋丞相信國公客也宋亡
以義自著其所賦鵰鶚辭有曰行不得也哥哥謂鵰
鶚子羸狩獸天長地久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
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其意可見其所贊文
丞相像有曰目煌煌兮疎星曉寒氣英英兮晴雷發
山頭碎柱兮璧完血化碧兮心丹鳴呼孰謂斯人不
在人間

謝后既北遷其支裔在杭者固多謝君退樂一人也
退樂嘗言江南始內附有所謂李信卿者自北來謂
能相人望氣崖岸儒甚退樂以貴官咸敬之亦談早
餒以延致之李至即中坐省幕官皆下坐不得其一

言時趙文敏公謂之七司戶固遜桑姍叔也扈公來
同飯時文敏風瘵滿面李遜見即起迎文敏謂衆人
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耳瘵愈即面君公輩記取異時
至一品名滿四海初襄陽未破時世祖令其即軍
中望氣行踰三兩舍即還言於世祖曰臣見卒伍中
往往有公輔貴人襄陽不破江南不平何處著許多
富貴人嗚呼此與南徇士卒皆將相者何異哉
宋季琴士汪水雲者工於詩詩皆清麗可喜杭城破
其詩有曰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
嗚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又曰錢塘江上雨和
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亂嘶臨警蹕三宮灑淚過
鈴鸞童兒賸遣追徐福厲鬼終當滅賀蘭若說和親
能活國嬋娟賸遣嫁呼韓題王導像有曰秦淮淚白
蔣山青西望神州草木腥江左　吾甘半壁只緣無
淚灑新亭聞水雲後從謝后北遷老宮人能詩者皆
水雲指教或謂濂國公喜賦詩亦水雲教之也
今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馮公名夢弼字士
啟其始仕由八蕃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

啟嘗言其在入蕃時乘驛出向某所最後至一驛驛吏語以今夕晚矣且馬絆出在江上不若勿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行未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離莫能曉而其意則甚哀窘士啟問之搖手意謂且死矣於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萬里遠客從吏遠方使有祿命固不死無之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如小屋大竟衮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數里許乃問烏剌赤烏剌赤曰是之謂馬絆問馬絆何物搖手不敢對二更後至前驛驛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膽敢越馬絆來乎士啟問馬絆驛吏乃言此馬黃精也遇之者輒爲其所啗齊諧志恠而畧此於是乎書

國初富初菴先生以占筮起東南時錢唐初內附以故都生聚既繁貲力殷盛世皇占其後來如何既成卦而富猶未之知也世皇曰我占宋故都富對曰誠如所占其地五六十年後會見城市生荊棘不如今多也今杭州連厄於火災復困於科繇視昔果不逮

和靖先生豈有領珠者而楊璉真珈亦發其墓焉聞

棺中一無所有獨有端硯一事余童時尚見一碑嵌
和靖先生墓五大字仆草中久之余由中以浙省儒
學提舉有心力於先生墓土悉力起發水濵仍建學
士橋傍山建祠宇塑先生像於其中今復數年矣聞
又荒落賢人何不幸哉

今河南行省參知政事宛丘趙公名期頴字子期其
先府君宛丘公諱祐字天錫爲江浙行省照磨時余
客於其家宛丘公嘗言其家在陳州有瓦屋一横人
稱爲趙總把家國家負歲秋統兵官將兵哨江南北
神至極嚴毅再歲三四威情契如故一日哨馬南
睹一纍囚兩足凍垂墮呻吟饑凍馬足間宛丘之父
問囚爲誰囚頓蹙曰我南宋官人廬州通判胡某城
破爲所得公父復問如此汝則是秀才囚復曰我春
秋登科公父曰汝如此則能教學囚曰豈有秀才而
不能教學者乎公父請於統兵官用兩馬易得之浣
濯以湯液包裹以氊毳温糜以酒漿幾絶而復蘇蘇
則兩足墮矣因問其姓字貫籍遂延致于家以教諸
子是時淮以北舉不知有全書胡通判以其所記憶

拔諸生更六年而後殂因葬之歷後嗣[illegible]
之家曰我分死六年前矣重爲敘衆所延敘之衆
必有斯文顯者逮于期登丁卯科用文儒登政[illegible]
其二代皆封二品信乎斯文之報可徵云

宣政雜錄

宋 江萬里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爪不動
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吉壤瓜廟亦
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
春門外忽一夕頗領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
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
已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手皆

髯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掃見者人問作[illegible]
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illegible]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illegible]
蓬蓬歌舞扣鼓和臻蓬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illegible]
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
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　讖故京師
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illegible]
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
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坐[illegible]
九州前人因止後人收後人收得止前人[illegible]
在後頭此亦北讖而兆禍可怖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怒生白芝數本於[illegible]
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祥氣次年士頓[illegible]
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士[illegible]
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卧榻後[illegible]
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illegible]身之禍四[illegible]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自以德勇[illegible]
有獲然多及平人因[illegible]歲次年歲基[illegible]

其子往視則蛇已穴[illegible]其前矣[illegible]之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我殺蛇[illegible]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窗於頂時出視四[illegible]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倍[illegible]肉則神也殺之乃所以此兵來酬爲刃斷之蛇[illegible]長轉還屋宇桑麻數畝[illegible]官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三隨母嫁里中田生生與[illegible]

方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即勸母[illegible]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遭叱詈倚病中憤鬱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闔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刃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主執爨具飯乳子澣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即以刃付邏卒束手就執既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蔡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收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春妻者母
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暫昔者王祥臥
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
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
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即往河
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饋母食
之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
寒也

磨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擴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決僧
碑也字畫剥蝕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
中尼皆繳貲僧惡而碑之後有詔改德士遂得碑立
唐武后井中述志碑后自撰唐宗書極壯偉在尚書
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

崇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之
曾奉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日漫上不
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
月脐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

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白汁半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國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己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果至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惟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天真之人謂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薊縣梁魚務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銘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人入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盧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犬并雌雄二雛後里中亦有禍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躔晩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櫛賛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

古杭雜記

元 李有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着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

晉郭璞錢唐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

天目山前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無移
月未必遷岐說果非
開僖韓侂胄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
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亾燕
驛路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
買以披閱有人題於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
驛甚分明如何秪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
日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
塵土卻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
花淚淚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鬧將梅帶細結同
心日邉消息空流淚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
開後望到如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
歌之以爲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
無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稱
取蕭郎兩鬢青聽鶯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

年宴罷瓊林晚酒酣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授爲前廊久不調其妻作一剪梅詞寄云樂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卻回廊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貧歎自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亾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垣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

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布具在前遂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已不把人憐恩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嶮巖雲棧鳥道兩淮清野日警烽烟宰相弄權奏人間上誰合

于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青為[illegible]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歲之曰[illegible]
蜀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illegible]
江來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柳桑離之地[illegible]
不復新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問中流擊楫何人
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蟠溪[illegible]
過傳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杖衣帶一江而已便[illegible]
道江神堪特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
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為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毘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為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

之上其腹黑光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爲
化之端歛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
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
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
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
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汚穢之物祭
之其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罪
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謬傳若此豈朝廷
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爲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
看主母則帶養孃隨從養孃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
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孃爭肯前去花鼓棒者
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
人競觀之以爲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爲
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

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孝公其妻
通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人
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
母承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
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
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貴
流落及似道鎮維揚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
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饋
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日以至擲炙燒

人遂塞者值水潦不問貴官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
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實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
行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
言正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
大全陳大方胡大昌爲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
檜再壞於開僖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
四十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

也相之壞國如此哉

人數藝者苗水燕不問貴賤必以型相不肖自勇

元 劉一清 武陵人

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

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蓋慈寧后乃浙人其

後駐蹕于杭亦豈偶然宋太祖大陳橋驛整軍從仁

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

師名門也駐蹕之意始此也

五代錢王射潮箭在臨安府候潮門左手數步昔江

潮每衝激城下錢氏以壯士數百人候潮之至以强

弩射之由此潮頭退後遂擬鐵作[illegible]其大如
拚作亭泥路之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
鑄壓之義然潮汛之來常失故道臨安府置一司名
爲江司馬

賈相當國陳獄一作雪詞譏之詞曰漢巴鼻雲將聞
做出漫天漫地不論高底并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
動滕神招邀巽二一任張威勢識他不破只合道是
祥瑞却鵝鴨池邊三更半夜快了吳元濟東郭先生
都不管關上前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暖日爲事隨
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元是我的詞名念奴嬌

度宗朋幼君諒陰進士榜第一名黃龍潭二名路萬
里三名胡幼黃京師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
路行不得幼而黃留不得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
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卜
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鄰國戰
功當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
者坐視亦不救備己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
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

而迷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
節次
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業
業在疚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
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因思爾文
煥世授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弟世
爾文虎嘗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庶
非本心三人在此豈能遂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
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爲吾轉道此意于師
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
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
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啚俾正室不壞理宗在
天之靈要必降于爾衷故茲詔示想宜孚悉呂文煥
回本國書云報國盡忠自許初心之無愧居城守難
豈啚末路之多差茲祈轉念昔日之功庶可稍伸今
日之款明公問信歸人欲言伏念少肥戎行壯臨邊
徼于戈滿眼輕性命于鴻毛弓箭在腰繫死生于馬
足不憚驅馳于西北誓將屏蔽于東南幸以微勞
收薄効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蠢茲無厭之

人指將必攻之地迅烈如水火之衝擊飄蕩如風雨之去來坐一日爲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欲拒吾喉襟樊城盡屠其在剪我羽翼雖劉也先首于犯順而焦然中苦于黨姦孤城其若彈丸謂可軋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或欲投鞭而斷流兎焰如斯先聲屢至臣能死爾仰天而哭伏地而哀男既生泯折骸而爨易子而食尚冀廟堂之念我急會鄰郡之聚兵委病痛于九年之間案肌肉于群虎之口思念張巡之死守不如李陵之詐降猶期後嗣可作內應國手局敗留着此豈出尋常之機俗眼嗣耳觀況奈不識驪黃之馬豈使忠臣偶陷于他國亦從絕意不念于鄉閭固知死也何補于生安有食焉不任其事因銜北命乃擁南兵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臣煥等死罪幸荷今皇上亶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同異謂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叛見今按兵不動卧轍不驚撫此良臣伏覩景命且秦穆公之數殺馬在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歲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

無忌怨出繼位太皇太后

丁亥九月二十四日校於太平湖酈王故邸原本為叢書所寫也　沅州記

中